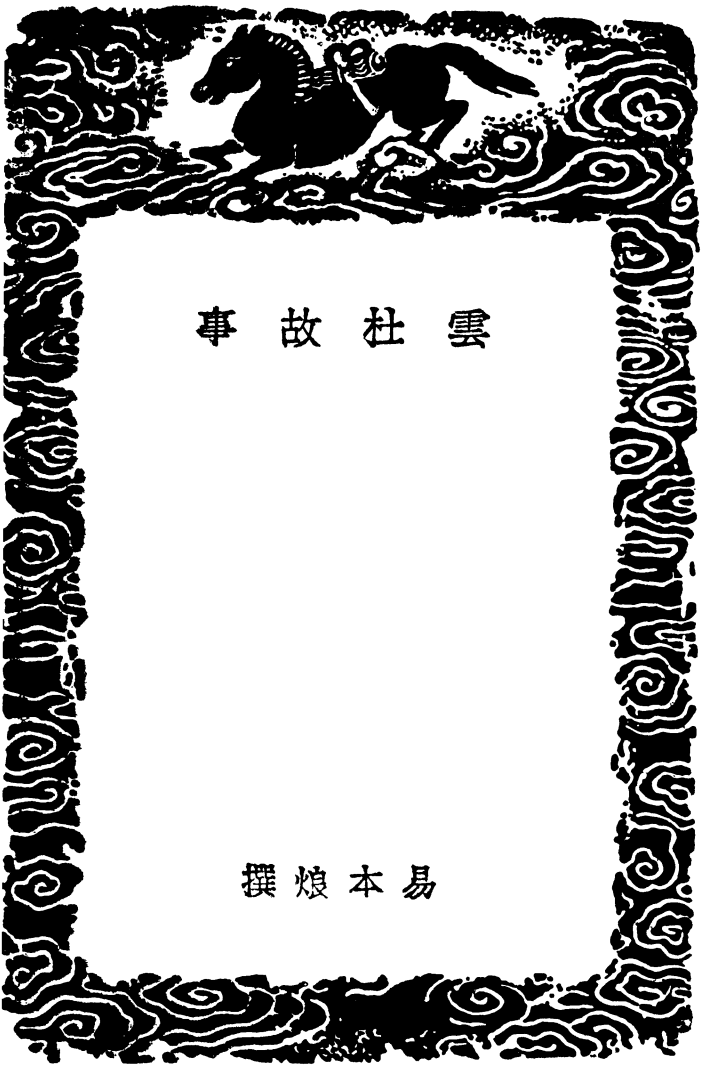
雲杜故事豪譜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雲杜故事

易本煊撰

本館據湖北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雲杜故事

清　京山易本煃撰

儀徵阮文達公摹經室集有所藏秦漢六朝唐廿八名印記其公子常生釋注之第十四印曰王匡此安慈城縣人也僭存絲林攻莽者注引漢書王莽傳事予輯京山金石志首載西漢三王城故碑可謂古矣目錄而王匡名印歷數千年猶流人間亦異事也惜不能就印數本耳子有歌記之

張卬新市人地皇三年與王匡朱鮪等共起兵號新市兵自稱將軍後屬漢兵更始即位以卬爲衞尉大將軍入長安封淮陽王與王匡等輔政橫暴三輔赤眉西入關卬與王匡守河東爲鄧禹所破還奔長安欲掠城中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更始不從卬等謀劫更始謀泄遂勒兵掠東西市戰于宮中更始大敗赤眉至高陵匡卬迎降之更始降赤眉卬與謝祿謀縱更始殺之（文獻通考封建門）

濟州金鄉縣發一古冢乃漢大司徒朱鮪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樂架之屬（夢溪筆談）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目錄有漢朱鮪石室畫象

劉宋元嘉二十二年新陽獲古鼎有篆書四十二字見宋書符瑞志

新市之名六朝人詩文每用之如梁元帝縣名詩長陵新市北鄭衞好容儀鴛鴦賦魂上相思之樹文生新市之機張正見詩調鷹向新市彈雀往雎陽徐陵玉臺新詠序亦有潁川新市河間觀津本號嬌娥曾

名巧笑。而庾子山集引用尤多。如哀江南賦。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遊於新市。謝趙王賚絲布啓。遂令新市數錢。忽疑販綵。平陵月夜。驚聞搗衣。爲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人非新市。何處尋家。倪璠注。皆謂漢江夏郡之南新市。梁之郢州。子山故國也。予案開府流寓江陵。或亦寄居新市邪。

雲杜之名。引用者不多見。唯劉孝綽謝晉安餉米啓。氣芰新城。味芳雲杜。

元江陰王逢困學錄。（今刻入鮑氏叢書中）載米元章象贊。及自序。並古詩一首。中有云。君不見顧長康。取媚桓溫圖九錫。我不愧孟浩然。緩策京山遇摩詰。按所載米元章象。乃楊儀之筆。詩中所謂君。蓋楊儀之也。全文甚多。不讀公詩。豈知孟公訪摩詰時。曾稅駕京山哉。古事湮沒。賴諸載籍以傳。是宜亟表而出之。

李肇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水。李德裕詩。冰寒郢水醪。唐時京山固產佳酒也。宋時京山有酒課。有監酒稅官。其酒坊有辨頓北塞峪南竹坡小河溫泉三龍河韓家井子石底河趙陂橋蘇石田家寺東橋大門郭家林上平坂濕河七里坂長省山溪五泉北彭家壟家西新市五樂寶香長峪永隆李家穴堤湖斛陂漩潭下平坡東十里西十里歸德石激河曹武陳家太陽新市甲子南彭家楊家北竹坡倉峯北陣子家南十里獨木橋毛家潼泉鴈鳴刀梯山永康南寨峪十八里小富易家杜家上五泉白土豐谷司馬陡港西潼泉排港十五泉任家市。凡六十有八處。崇禎中志所載如此。自原富水郡志之文。吳志削去。錄之以見宋制。兼可攷證地名。

鄭工部文寶。將漕陝西。經畫靈武。後謫監郢州京山縣酒稅。過信陽軍白雪驛。作絕句。而湮沒莫有知者。

先君皇祐閒尉是邑。重書于碑。後亦亡。郢栞工部詩集。亦無之。曰。得罪前朝出粉闈。五原功業有誰知。年餘放逐無人識。白雪關頭一望時。（王得臣麈史）

煇在上饒三四年。日從寓士遊。遍歷溪山奇勝。廖明略、徐師川、呂居仁、鄭顧道、曾宏甫諸公。風流未遠。邦人類能道之。（周煇清波雜志）

舊志。鄭士穎以滎陽貴族。避難。業於漢東。遂以文章爲京山開草昧。其登第之書。凡主司姓諱。試題策問。及籍世名字。幾閱四百年。而傳於天下者。以文文山、謝疊山、陸樞密三公忠孝在耳。故自有科舉以來。文籍皆不可見。獨宋錄傳。宋三百進士錄不見。獨朱晦庵之戊辰科與是科傳。迨嘉靖壬午歲。汀州太守胥公文相。始得其本于澄邁尹吳濟所刻之。以爲神物呵護。非偶然也。萬曆乙未。守浙西道胡公世瑞再刻之湖州。並以是科同年錄坿行。比重於商彝周鼎。以爲東南後進。得是書而考鏡之。追配前人。則忠義之心生。今其書往往藏於人閒。觀士穎名字者。若有餘香。其所坿託然也。（吳志）

江同祖過郢州京山縣。（按此係乾道六年。江同祖爲湖廣總領所幹事官。自鄂如襄時事。）晚抵村驛。驛人言鹿在前結寨。即出觀之。彌望可數里。巨鹿無數。四環成圍。以角外向。凡數十里。兩麛麋處中。勃跳嬉戲。民田相近者。悉遭蹂踐。獵戶雜沓其旁。云不可近。近輒觸。明旦始引去。獵人操弓矢戈矛追隨之。伺巨者行前稍遠。乃敢捕射其稚弱者。亦各有所獲而還。（洪邁夷堅支志丙）

元統閒。革去羣王內司。併入藝文監。時揭曼碩爲藝文監丞。寓居大都雙橋北程雪樓承旨故廨。到閣中。

相去十數里之遙。（楊珮山居新語）

中丞容齋徐公建臺揚州日。確齋荀公、雪樓程公倡和無虛日。（盛如梓老學叢談）

獻徵錄曰。建文時。姚善爲吳郡守。數造郡賢訪求治道。隱士王賓獨居陋巷。善徒步造門。稱名致禮。賓後報謁。但望門再拜而返。

明正統間。勸民輸粟一千一十石。奏賜璽書旌異。復其家二年者。有七寶郝從善、易謙、富水袁旻、高容、白楊黎汝賢、黎亭、子陵田思賢、呂府王鑑、至成化二年。知縣李清奉詔。勸出粟七百石。旌以冠帶。仍表其宅者。有子陵一里李瑄。皆好義樂施之士也。（吳志）

嚴解元誠。應正統甲子鄉試。江濱童謠云。白魚入船。嚴誠中解元。及誠赴試。有白魚躍入誠舟。舟人以童謠告。誠向同舟買此魚投江。是年誠果首選。崑山葉盛水東日記。猶錄此事。（吳志）

翁學士方綱。詠成化七年二銅爵歌。序曰。瘦銅（按瘦銅張名埙。姓）買得銅爵二。足內款云。成化七年四月吉日。知府黎永明置。予考之。是順德府學祭器也。黎永明。字光亭。湖廣京山人。景泰甲戌進士。其知順德。有中貴恣橫撻之數十。郡治前清風樓。爲永明建也。（易鏡清二知齋筆記）

王僉事希旦。成化丁未會試。出祖於村民吳必顯家。是夕夢與必顯同捷。寤而笑曰。鬼神侮我邪。及春榜放。有報者曰。君中三百五名。希旦往視之。三百五乃吳必顯也。不待終而去。道遇一人曰。君何往。告之故。其人曰。君何名。曰希旦。姓王氏。其人曰。君名在一百六十五。余卽吳必顯也。適亦有報余居君名者。是以

知之。乃相攜返驗。良信。（吳志）

三女橋有崔公祠。弘治中。有人自蜀中來。遇姓崔人。寓書一函。曰。余有宗人住京山三女橋。幸爲達之。其人既至。取書置懷中。就橋濯足。忽昏眩假寐。夢至一宇。甚潔飾。老叟數人。迎客極恭。其人具以書呈。少頃。其人寤。探懷中書。無有矣。（吳志）

黎侍郎薳爲舉人。久不第。辛未前一歲。與友人劉忠同車北上。臥邸中。夢至一官寺。劉坐庭上。而己執弟子禮。立階前。甚肅。覺而怪之。時翰林貴僚。亦有與劉同姓名者。黎私計曰。若得此君在校文之列。吾必捷。既入京師。探入簾人有劉姓者。黎大喜。果登第。（章志爲劉忠斬貴。按正德辛未會試考官知此事灼然不謬。）

屈縣衆亭。解康節梅花數。爲諸生時。以此著名。正德中。山東大盜劉六、劉七、齊彥名輩。自北方來。已達應山。逼近縣境。有就亭叩者。詞畢。倚屋柱而立。亭曰。無憂。以人倚木。休字也。後賊果敗去。他類此。十可得七八。（章志）

夏舉人寵。居里日。於庭前築臺。覆以小亭。牓曰斗南書屋。題詩壁間。曰。小臺孤出一城中。八面牕開面面風。坐與青山對終夕。看雲無事過晴空。又於臺面書小詞。曰。這宮牆。人問是誰家。好箇清幽。避卻諠譁。有蔭陌垂楊。吟風翠竹。笑日桃花。琴響處雙雙白鶴。鼎開時一片紅霞。總是東君。風月襟懷。詩酒生涯。有監司見而悅之。直造亭上。與寵劇談終日。癸未會試。以高第自期。已而失意南歸。于舟中得降乩法。抵家。遂大作之。乩每至。輒以呂純陽諸仙人自居。作詩多好句。嘗書曰。書屋字不佳。尸至之像也。可改書室。最後

以詩別寵曰。孤身直至三千里。一鶴飛來九萬重。寄與斗南書室主。相思盡在月明中。自是不復至。識者疑其語不詳。明年寵卒。（章志）

王方伯池塘。嘉靖丁未之春。虹飲于塘。王光祿是科成進士。因號虹塘。後爲御史。（吳志）

高兵部啓。嘉靖丙辰。赴會試。父節於除夕張燭神座。閒忽有蟢子百餘行繞。是年啓擢第。（章志）

黎樵莊峻。過高鹿坡先生墓。詩注云。先生文集。皆兵部（其弟啓）夫人栞行。

嘉靖戊午歲中有人夢六雁自靳州飛入學宮。莫曉所謂。比秋省榜。縣得六人。始解其故。蓋前此乙卯。靳之捷者六人。至是靳減其一。而縣如數。是六雁之應也。（章志）

明詩紀事曰。李維楨。海內謁文者如市。洪裁綺製。搖筆揮灑。謹案淵鑒類函卷一百九十六所輯偶句。以輩金如山（劉禹錫祭韓吏部文）謁文成市作對。大泌竟配古人作故實矣。

閻若璩移寓雜與贈陳子壽先生詩。溫玉孤亭更在東。秦人留得楚人風。（自注。亭爲京山李宗伯本寧出宦時所構）百年片石苔花滿。可語還推大泌翁。（潛邱札記）

葉向高序雲夢鄒觀光集云。明興。京山、齊安、下雉、皆翹然者。然猶未足以折海內之心而奪其氣。至近日而雲杜江夏輩二三君子。始長楚矣。按所稱京山、謂王太僕也。齊安、謂黃岡王廷陳也。下雉、謂興國吳國倫也。雲杜、謂李大泌也。江夏、謂郭正域也。當時之品評如此。

秀水縣項墨池家白玉觥。是漢代物。其形如罍。三足有蓋。足蓋上並刻鬼面。旁有環。肉好停勻。滿身絕細

臥蠶紋。爲楚人夏崇謙。以千金買之而去。錢希言獪園

閻若璩與劉超宗書。初聞郝氏有九經也。自爾公始。既聞于皇述其初受知大泌山人事。頗妙。每欲筆之書。未果也。其歷官最奇。始授給事中。卽降外。凡三四處縣令。終南京中書舍人。此參考履歷及五十六家序而後得者。潛邱札記

正域出爲南京祭酒。李成梁孫、以都督就婚魏國徐宏基家。騎過文廟門。學錄李維極、執而抶之。李氏蒼頭數十人。蹋邸門。宏基亦至。正域曰。今天子尙皮弁拜先聖。人臣乃走馬廟門外乎。且公侯子弟入學習禮。亦國子生耳。學錄非抶都督也。合交相謝而罷。王鴻緒明史稿郭正域傳

陳解元良心中萬曆壬午第一。未放榜日。邑中有問乩者。乩書一詩曰。今年解元在耳東。正案科舉一場空。時人莫笑斜目子。一點良心照月宮。榜放乃陳良心以遺才第四中解元。章志

萬曆丁酉。胡機鄉試。其卷主司欲摈之。夢其弟云。哥哥中我。蓋主司之弟。以高才早卒。說者謂機其轉世云。吳志

田有穎。字肖儒。導養辟穀。幾三十年。以靜中能悟。言事多奇。時萬曆戊午。有人問今年鄉試何人應捷。田答云。上科鄉試。王康之乃遺才。今年自應正案。及榜發。捷者乃鄭友玄晏善成也。吳志

鄭友玄過荊門。坐蒙惠泉閒。三日乃去。舒成龍荊州志雜識

孝感夏偉借山筆記云。西湖于忠肅公祠。在其墓前。祠有求夢所。頗奇驗。癸未春。予與京山楊客有文薦。

同客湖上。客有乞夢于祠。公爲舉杜句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詰旦。客有大喜。走告予。謂蒙讚矣。迨後四年。而客有起兵章貢。力屈死。予聞之因理前夢。爲誦本詩結句。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泫然曰。公作鄭五告之矣。吳志

京山楊文薦西湖竹枝詞。殘夢驚心睡起遲。春晴春雨惱花枝。畫樓無限傷心事。都在湖邊十二時。李衞西湖志案此詩蓋南都已覆。公由浙入閩時所作也。公所著聽湘集久佚。其僅存者。吳志載詩二首及此耳。忠義之士。筆愈少。愈可寶也。

曾子固和張伯常峴山亭晚起云。已卜畊桑臨富水。暫拋魚鳥去伊川。按張伯常隱居郢中。有漢上茅屋。不在京山。其言臨富水者。指郡名耳。富水在京山不得言臨。然見于宋人詩者止此。

縣改京山始隋。以境內京山得名。攷山名同者。先見于山海經。曰京山有元鼈是也。近時婁縣馮祝一稷居詩稿中有京山新闢書軒一題。則此京山未詳何處。又朝鮮人朴齊家貞蕤稿略。以上二集俱刻入吳省蘭彙海珠塵。有九層洞同京山李文漢鎮一題。是彼國州縣。亦有名京山者。攷朝鮮志。有江陵府、光州、忠州、黃州、海州、江寧府、襄陽府。悉襲內地名目。則京山亦或採中華佳名也。

海寧縣衙門。相傳有一女妖。豔冶動人。其去來出自古井。時秦君嘉系爲令。女常遊戲左右。或夜坐。披閱文卷。輒爲磨墨。亦不以爲意。一夕語令曰。公將陞任。不能久侍矣。未幾遷職去。董含蓴鄉贅筆

世傳熊鍾陵四方之政行焉制藝。乃王樸園太史之作。借刻熊名者。予檢太史文稿果然。第非全文耳。太史稿之典麗風華之篇。

康熙中邑有老儒郝子俊者赴提學試有一貧生傲寓郝旅之東廂誦聲達旦諸徒厭之生請辭郝慰留之叩其姓氏則荊門胡公作梅也郝見其器宇非凡索近藝一點畢評其尾曰文有臺閣氣象惜後路少弱官至侍郎而止後胡公果官終少宗伯郝先生之鑒亦神矣哉

康熙己丑五月邑南五十里白雲庵前王姓家烏犍牧放童聞空際二三里外閃閃有聲仰視一大鳥自南來翅大如箕長丈餘驟集犍背爪之童駭歸擊鉦驅之不去然火銃傷烏左翅縛歸數日斃余往視之鵰也（譚之鈴雅）

虎爪山旁有石湫小穴一龍潛處其中一歲暴風雨龍出于山南四十里外拔樹折木畢致諸物寘於山頂虎爪石上黍粟麥豆成塊甕壺升斗盃盞亦能使飛走止集石上又甕腹巨頸細壺腰大項細而甕中有升斗壺底有盃盞不知何以得入也（譚之鈴雅）

袁天祐京山人四年前登高墜地筋骨損傷遂佝僂乞食見一人飄然來目之曰爾有夙孽應遭此厄幸與我遇授藥一刀圭服之陡覺四肢通利步履如常衆跡其人不得詫爲仙乾隆庚子五月事（秋鐙叢話）

京山富水村西石泉山窟中相傳龍潛其下常興雲霧有周翁者求雨屢驗人傳翁爲素習正法能致雷聲有雷公之號一日語其徒曰洞有孽龍將降之可持吾令牌候洞口俟予手出即付勿誤周入洞聞搏擊聲逾時有手伸出大如箕毛茸茸然徒駭極牌墮地俄有聲如千萬軍馬水勢洶洶自洞湧出龍已騰空起翁不知所往矣土人德而哀之建廟設祭額曰雷公廟龍去後洞口宏開人以老龍洞稱焉（秋鐙叢話）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恩科、有人卜乩乩判三陽開泰四字、悉不解、是科先大父獲雋、乃悟乩語之妙、先大父諱履泰、蓋自壬申恩科、京山中彭公時泰、孫公名泰、次年癸酉、中楊公廷琇、丙子己卯、邑無登賢書者、至是先祖始中楊公已捷春闈三公名同一字、陽又隱楊、其妙驗如此、

秀水鄭虎臣谷松閣集、有題京山熊觀察繹祖、公餘行樂圖七首、曰曲江觀魚、曰梅嶺賞雪、曰書堂讀易、曰韶石彈琴、曰南軒習射、曰九成臨帖、曰愛蓮閣、

道光戊戌重建文廟殿基中掘出大石一方、廣五尺許、上琢麒麟、如唐昭陵六馬之式、不知何代物、人咸以爲文明之祥、時新造校士館、遂移嵌于館堂之東軒影壁、名曰麒麟石、

舊志載邑中耆壽、如鄒傑九十餘、王格九十四、桂仕榮九十八、壽民有程伯休九十六、壽婦有方伯慶妻董氏九十九、朱聰妻王氏九十七、唯富水民易繩佑妻包氏一百一歲、此爲僅見、

國朝耆壽有熊東山觀察年九十二、五世同堂、及見元孫、此爲盛事、壽民則有王明燭、於乾隆丙申年已百齡、後不知享年若何、近則有官橋劉元者、於道光丙午、實年百有一歲、

鄒公克昌、雍正丁未進士、聶家灘人、其後裔遷居潛江、有庠生鄒官者、其妻朱氏、節婦也、載通志、又載有鄒官者、妻朱氏、亦節婦、是鄒官兄弟俱有節婦、公之後光矣、

明崇禎十年、常熟令爲鄒守常、貪墨吏也、到任四月、民即起而噪之、時闔邑士大夫、頗不直鄒、相率詣郡城、以民情達撫軍、撫軍曰、令雖不善、但到任百餘日、而即噪之、百姓無乃已甚乎、時首座爲錢公謙益、次

卽陳公必謙。錢聞撫軍言。語塞無以對。陳獨慷慨進曰。休說百姓已甚。京山楊父母在任九載。百姓亦何嘗鼓噪來撫軍善其言。遂左遷鄒令去。京山楊父母者。謂前令楊公鼎熙也。蓋自崇禎元年到任。至九年始去云。（袁山王東淑應奎柳南隨筆卷三）

吾邑黃公鉞。以給事中家居。靖難師起。蘇州府知府姚善方起兵勤王。不幸爲麾下所縛。竟致身死。公故與姚相善。聞善歿。卽具朝服。投琴川橋下死。邑志及先賢事略所載悉同。而明人病逸漫記。則云永樂初徵赴京師。至半途投水自溺。誤也。（同上以上二條男崇莊識補）

豪譜

高承勳輯

本館據續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豪譜

清　渤海高承勳松三輯

義豪

桓公議移洛陽鐘簴。王懷祖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漸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簴。桓不能奪。

曹公以楊太尉與袁公路婚。將誣以同逆。孔文舉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曹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曹云。此國家之意。文舉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

周伯仁爲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元亮爲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伯仁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爲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眞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得與佞人刁協有情。徑出。

施全刺秦檜於望仙橋下。不中。檜斬之於市。觀者甚衆。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漢。不斬何爲。

誼豪

朱文季與張坦同邑。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不敢對。張亡後。聞其

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贈之。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乃爾。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楊憑得罪。姻友無敢送者。獨徐晦送至藍田。權載之謂徐君誠厚。楊臨賀。無乃爲累乎。徐曰。晦自布衣時。楊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爲奸佞譖斥。敢自同路人乎。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語巨伯曰。吾今死此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我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吾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獲全。

卓恕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日復來。恕言某日至日恪爲主人。停不飲食。欲以須恕。賓客咸曰。會稽建康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期。俄而恕至。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自暢。一日德操詣之。值德公渡沔。德操入其室。呼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相送。王侍制獨扶病餞于國門。大臣讓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

元稹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游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新愁。醉折花

枝作酒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記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裏遊。驛吏催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

蔡興宗收葬范曄。孝武曰。卿何敢爾。興宗抗言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

才豪

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亂絲使儲理。儲拔佩刀三斷之。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榜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以代貧輸租。

周紆爲召陵侯相。廷椽畏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死人斷手足。立于門。紆聞輒至死人邊。若與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橐入城者。門者對曰。唯有廷椽耳。乃收廷椽考訊。具服。莫敢有欺者。

氣豪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

嵇中散中夜彈琴。有一人入室。初時猶小。須臾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履。不復似人。嵇熟視良久。乃吹滅燈曰。恥與魑魅爭光。

吳郡王閎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閎拔劍斫水罵伍員。風濤得濟。

石崇每邀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盧志于衆坐問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如卿于盧毓、盧珽。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擊唾壺。壺口盡缺。

談豪

宗元幹小時。叔父問其所志。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趙子柔居恆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毛伯成負才氣。嘗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

王融爲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過朱雀航。聞人爭路。乃椎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無八騶。

曹景宗既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鵝鴨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飲血食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令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令人氣盡。

桓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技。何異犬羊乎。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恆如有生氣。曹蜍、季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猫狢。噉盡。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子象。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

辨豪

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賢儁于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採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賢聖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歎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七歲時。讀書至牧誓。問奈何以臣伐君。貞公曰。應天順人。定問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答。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議其罪當死。上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

弟皆戰死。獨京杲今日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左遷之。

崔正能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能君去崔杼幾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恆。

狂豪

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宇爲褌衣。諸君何爲入我褌中。

光孟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毋彥國。正值彥國謝餽諸人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孟祖將排戶而入。守者不聽。便於戶外脫衣露頭。窺狗竇大叫。彥國驚曰。他人不能。必我孟祖。遽呼入與飲。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

孫楚雅敬王濟。濟卒。哭之甚哀。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嘗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異。賓客盡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

王積薪每出遊。必攜圍棋短具。畫紙爲局。與棋子幷盛竹筒中。繫於車轅馬鬣間。道上雖遇匹夫。亦與對手。勝則徵其餅餌斗酒。

桑民懌調邑博士。按察視學。行部抵邑。顧問長吏。悅今安在。皆曰。悅自負不肯迎。乃使吏召之。悅曰。連宵

旦雨淫傳舍圮守妻子無暇何候若按察久不能待更兩吏促之悅怒曰若眞無耳者卽按察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乎爲若期三日先生來不三日不來矣及期悅詣按察長揖不跪按察厲聲曰博士分不當跪耶悅前曰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貴豈踰大將軍而長孺無賢於悅奈何以皮面相恐寥廓天下士哉因脫帽徑出

楊用修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昇之諸妓捧觴游行城市了不爲怪

奇豪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阮初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時率意獨駕不繇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返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孔休源寄宗人少府孔登宅范雲命駕到少府登謂當詣己備水陸之品雲駐箸命休源取常膳止有赤倉米蒸鮑魚雲食之高談竟日不舉主人之饌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四望皎然因起徬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卽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我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子猷過吳見一士丈夫家有竹主人知子猷往灑掃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詠良久主人失望猶冀反當通王遂出主人大不堪便令閉門王更以此賞主人留坐盡歡而去

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子野王便

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桓時已貴顯。聞王名卽回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俠豪

阮思曠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給。有人葬母。欲借而不敢言。阮聞之。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

崔郊有婢。端麗。竊愛之。他日。鬻婢于襄陽司空于頔。得錢四十萬。因寒食出遊。婢見郊。立於柳陰下。郊因作詩贈之。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滿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疾郊者錄詩示頔。頔召郊。執其手曰。詩公所作也。四十萬小哉。何不早言。卽以婢還之。

郭曖宴客。有婢鏡兒善彈箏。姿色絕代。李端在坐。屬意甚深。曖覺之。曰、李生能以彈箏爲題。賦詩娛客。吾當不惜此女。李卽席口號曰。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曖大稱善。徹席上金玉酒器。幷以鏡兒贈李。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負。債主敦求甚迫。陳郡袁耽俊邁多能。宣武欲求救于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名藝。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否。

濟臺子羽、齎千金文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波休。

乃投璧輒躍出因毀璧而去。

羊侃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于船中失火。燒延七十艘。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侃追還。慰諭之加厚。

顧仲瑛遭亂。盡散家貲。乃削髮爲在家僧。自稱金粟道人。乃畫其像。題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少年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

態豪

孔融數稱禰衡于曹操。操欲見之。而衡數輕操。自稱病狂。不肯往。操怒。以其才名不殺。思欲辱之。乃令錄爲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一小幝。鼓吏度者皆當脫故衣著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爲漁陽摻撾。蹋地來前。蹋毀腳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慷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先脫幝。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幝畢。復擊鼓摻撾而去。顏色無作。操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衡因許往。融復見操說衡。願得自謝。操喜。勑門者有客便通。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槐狀。坐大營門。以杖筑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人。今送與劉表。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于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悖虐無禮。今因其後到。當以不起折之。衡至。衆皆坐不

起。衡入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舞稍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裴寬能郡西歸。見一士坐樹下。甚貧。與語奇之。舉一船金帛盡與之。此人不辭。登舟奴婢僕蹇若輒鞭之。乃張徐州也。

石崇廁嘗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唐元宗酷嗜羯鼓。而不好琴。一弄未畢。叱琴者出。謂侍者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

儒豪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

滕達道徽時。爲文正館客。常私就俠邪飲。范病之。一夕候其出。坐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其至。達道大醉。竟入長揖。問范公讀何書。曰。漢書。復問漢高帝何如人。范逡巡走入。

盧次楩初囚濬獄。滑令張肖甫時時問勞。及出犴狴。銀鐺桎梏。猶然拘攣也。山人詣滑廳事稱謝。張亟引入副署中。從者以盧置坐側。盧謂張曰。以囚當仆堵前。以客當居上坐。遂據上坐。

文衡山素不到河干拜客。嚴介溪語顧東橋曰。不拜他人。只拜介溪。成得文衡山乎。

文豪

陳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賈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以千緡市之。衆驚問。答曰。余善此樂。明日可集宣陽里。與公等操之。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撫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足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遍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于都下。

嚴續位高寡學。常請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以珍貨萬緡。仍輟一歌鬟質冠洞房者。爲濡筆之贈。韓納其請。文既成。但敍譜系品秩。略不道續事業。續慊之。封還冀其改竄。熙載不許。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還之。姬登車寫一閱於泥金雙帶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渙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友人盛覽胥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以爲質。一經一緯。一商一宮。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攬人物。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

劉松作碑銘以示盧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慼激讀書。師邢子才。後爲文示松。松復不解。乃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全子棲爲文。則入自課庵。一文必三草。十年後悟其淺近。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文集。

王勃所至請托爲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舌耕。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掩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

不窺點。時人謂之腹藁。

子瞻謂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此。

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較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使賓客隸事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容氣自得。王撝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撝操筆便成。舉坐擊節。撝乃命抽憲簟。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張洪陽見湯義仍玉茗堂四記。謂湯曰。君有如此妙才。何不講學。湯曰。此正是講學。公所講者是性。吾所講者是情。

書豪

李永和杜門卻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甯越中牟人。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臥。我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爲周威王之師。

匡衡好學。邑有富民。其家多書。衡與之營作而不取直。曰。願借主人書讀之。

孫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

葉廷珪云。余幼嗜書。自肄業郡庠。牽絲入仕。四十餘年。未嘗釋卷。食以飴口。怠以爲枕。士大夫家有異書。

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常恨無貲不能盡傳寫。間作數十大册。擇其可用者手鈔之。名曰海錄。

任永年十四。便勤學。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庵。剏荆爲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燃蒿自炤。觀書有合意。則題其衣裳及掌裏以記其事。門徒悦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筆豪

張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助。不可復得也。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人謂草聖。

徽皇御米芾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張絹。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研匣。玉鎮紙。水滴。召芾書之。上出賜觀賜酒果。芾乃反縶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飛動。聞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絕陛下。上大喜。盡以硯匣鎮紙之屬賜之。

上與蔡京論書良嶽。召芾至。令書大屏。顧左右宣取筆硯。上指御案間端硯。令就用之。芾書成。即捧硯跪請曰。此硯經賜臣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舞蹈以謝。即抱負趨出。餘墨沾漬袍袖。一見顏色上顧謂京曰。顛名不虛得也。

祝希哲每捐業蓄古法書名籍。舊者或故昂直欺之。弗算。至或留客。計無所出。酒窘甚。以所蓄易置。得初僅什一二耳。當其窘時。黠者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輒與。已小饒更自貴也。

蘇子美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公密使覘之。子美讀漢書至張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與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

繪豪

唐明皇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及回。帝問之。道元曰。臣無粉本。並記在心。卽令於大同殿圖之。一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元一日之跡。各極其妙也。

王孟端夜聞簫聲清亮。倚牀而聽。遂乘興寫竹石一幅。詰旦尋訪。乃大商也。因遺之。商人拜受。越數日。具幣謝。幷乞配幅。孟端厲聲曰。俗子何足當我筆也。亟索而碎之。

郭恕先在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郭爲畫小僮持綠車放風爲引綠數丈滿之。

唐伯虎晚年寡出。嘗坐臨街一小樓。惟求畫者攜酒造之。則酣暢竟日。有言志詩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田。閒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作孽錢。

吟豪

王岐公爲學士。上嘗月夜召入禁中。對設一榻賜坐。王謝不敢。上曰。所以夜相命者。政欲略去苛禮。領略

風月耳旣宴水陸奇珍仙韶霓羽酒行無算左右姬嬪悉以領巾紈扇索詩王一一爲之咸以珠花一枝潤筆衣袖皆滿五夜乃令以金蓮歸院翼日盛傳都下天子請客

康伯可在高宗朝以詩章應制與尤瑒狎適睿思殿有徽宗御書扇繪特爲卓絕上持玩流涕瑒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以示康康紿瑒入取肴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於上曰玉輦宸遊事已空尙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炤中瑒出見之大駭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

歌者袁綯嘗從子瞻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壁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

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有梨園伶官十數人會讌三詩人因避席擁爐火以觀俄有妓四輩尋続而至奢華豔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甲乙今可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爲優俄而一伶拊節而唱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莫猶是子雲居適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之渙自以得名已久因謂二人曰以我觀之此輩俱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

之詞耳。陽春白雪之曲。俗物豈敢近哉。因指諸妓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吾詩。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之渙卽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謂曰。諸郎君何如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竟拜乞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飲豪

陶淵明爲彭澤令。公田三百畝。悉令吏種秫稻。其妻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

袁尹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酬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勿復爲煩。

齊神武欲用李元忠爲僕射。文襄言其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播問之。請元忠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何承裕爲蠶屋成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與焉。二人交相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桮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鴻臚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爲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麤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蘗事。

袁紹辟鄭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温克之容。終日無怠。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于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愼不可聽。便飲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謝幾卿性通脫。與樂游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騎對飲。

隱豪

梁武帝與何子哲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鹿皮巾召見。詔徵爲侍中。子哲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邪。

秦系、天寶末。避亂剡溪。客泉州南安。有大松百餘章。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硯。注老子。彌年不出。

陸羽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閭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即慟哭而歸。人謂今時接輿。

梁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望遠。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

食。如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不就。

梁伯鸞。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字之曰德耀。名孟光。

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兔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啓曰。某幸爲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子。不欲令事女主。

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黃頭深目。長肚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拜爲正后。

藝祖將北征。京師喧言欲立簡點爲天子。太祖告其家曰。外間訩訩。將若之何。時太祖姊在廚下。舉麵杖擊之曰。丈夫臨事。可否當自決。乃來家間。恐怖婦女邪。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因杖殺一左都押衙。軍中憤怒。欲爲變。景讓方視事。其母出坐廳事。立景讓于庭。責

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且下愧先人矣。命左右褫其衣坐之。欲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爲請。至久乃釋。軍中遂定。

瑯琊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宰以私意論殺之。呂母怨宰。母家產數百萬。盡以釀酒。貿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賒與之。乏者輒假之衣服。未數年而財用盡。少年方相與謀。出財償母。母泣告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求利也。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故耳。諸少年咸哀而壯之。遂相約至數千百人。與呂母亡入海中。聚衆爲羣盜。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請免。母曰。吾子不當死。而爲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

趙娥父爲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詣縣曰。父仇已殺。請受戮。縣令縱之。不肯還家。會赦得免。

許允婦是阮尉女。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禮。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曰。阮家既嫁醜女與卿。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卽欲出。婦料此出不復入。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惟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詰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爲簡較稱職與否。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簡較。皆官得其

人。乃釋。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嘗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値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徐結髮。斂手向主言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神色閒止。辭甚悽惋。主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値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于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客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聯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我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繇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否。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餘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纔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惟命。於是繕寫送上。文無遺悞。

毛惜惜、高郵軍妓也。理宗朝。榮全據高郵城叛。召惜惜佐酒。惜惜怒叱之曰、汝本趙官家健兒。何敢反邪。吾有死耳。不能爲反賊行酒。榮全以刃裂其口。立命臠之。罵至死不絕聲。

嚴挺之薄妻而愛其子武。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嘗厚元英。未嘗慰省。何至於斯。母曰。汝父嫌吾寢陋。枕席數宵。卽懷汝。自後相棄。語罷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元英方睡。持小鐵槌擊破其首。挺之歸驚愕。左右抵言小郎君戲運槌而至此。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眞嚴挺之兒。

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人。通經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壻。誰坐此者。延明遂坐。神志湛然。瑀以女妻之。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市豪

楊忠愍公讀書容城寧國寺。寺門有屠者。夢神語云。楊某故忠臣。家貧力學。汝合供具。屠者入寺門訪之。適遇公。一見固已奇公矣。旦晚供具不輟。公固止之。不聽。三年不怠。公旣登第。屠者不復見。至爲諸城令。屠者來謁。入邑問治狀。長揖謂公曰。好好。竟欲別去。公贈之廿金。幷絹一疋。屠者笑曰。某鼓刀而屠。幸有餘錙。豈爲黃金來乎。公治諸城良苦。安所得民間金而以與某也。辭不受。止持一縑去。後公被逮時。每秋讞。屠者必侍張夫人母子入京師。候伺甚謹。後公赴義時。張夫人母子不知也。獨屠者在長安。公至西市。顧見屠者曰。夫人來乎。曰。不在。已問郎君。曰不在。公曰。只汝在此乎。曰。然。遂受命。屠者經紀其喪葬事。設

奠痛哭而別。

豪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刼鈔。在事之人。恒容而不問。

李涉嘗過江。遇盜。問何人。從者曰。李博士也。其豪首曰。若是李博士。不用剽奪。久聞詩名。願題一篇足矣。涉贈云。春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

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戴淵使少年刼掠。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鋒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刼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定交作筆薦焉。仕至征西將軍。

周處少兇彊。爲鄉里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有白額虎。人謂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卽殺虎擊蛟。或浮或沒。處與之俱。經三日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乃自吳尋二陸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尙可。處遂改勵。終爲忠臣孝子。

色豪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有一人聲似之。便

殺惡性者。

王處仲荒恣於色。體爲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閤。驅婢妾數十人出。各任所之。

謝希孟每狎娼。陸象山責之曰。士君子朝夕與賤娼居。獨不愧名教乎。希孟敬謝。他日復爲娼建鴛鴦樓。象山又言。謝曰。非特建樓。且有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卽口占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世之男子。而鍾于婦人。象山默然。

相如客臨邛。飲富人卓王孫家。王孫有女文君。嬌豔新寡。竊于壁間見之。相如以琴心挑之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豔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吾腸。何緣交頸爲鴛鴦。頡頏兮共翱翔。琴三疊而文君夜亡。奔相如。

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節。售妓樂百數人。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敝衣芒屨。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

奢豪

張功甫宴客。謂牡丹會。衆賓既集。盧堂中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發未。答云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坐。羣妓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焰殿紅一妓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卷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衣與花凡

十易所謂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僊遊。

小宋好客。會賓客于廣厦中。外設重幕。內列寶炬。百味具備。歌舞俳優相繼。觀者忘疲。但覺更漏差長。席罷已二宿矣。名曰不曉天。

大宋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小宋點華燈。擁歌妓醉飲。諭所親諄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州學內啖蠶煮餅時。不？士矣曰。卻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某月某處同啖蠶餅是爲甚麼。

韋陟廚中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飽飫而歸。時人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貪緣須入郇公廚。

陶峴好遊。自製三舟。備極工巧。一舟自載。一舟貯賓客。一舟置飲饌。與孟彥深裴卿輩。優游于湖泖江漢之間。峴有女樂一部。嘗奏清商曲。逢山水勝處。則與客留連彌日。當時號爲水仙。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嘗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栢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

李德裕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寶貝玉雄黃硃砂煎汁爲之。三煎即去其滓。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雲杜故事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